

泰國短篇小說選

沈 牧 譯



I 336.45
4

泰國短篇小說選

沈 牧 譯

泰國短篇小說選

沈 牧 譯

每冊售價

H. K. \$7.00

上海書局出版兼總發行

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

THE SHANGHAI BOOK CO.

271, Des Voeux Rd. C., H. K.

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承印

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 D

一九七〇年三月再版 文/795 32K P. 208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序

好多年來，泰華文化事業是處在畸形的狀態下發展着的，出版事業更呈空白一片，死氣沉沉。當此之時，沈牧兄的「泰國現代名家短篇小說選」之出版，無疑地將為泰華文苑放一異彩，同時也將為靜如死水般的泰華文壇激起陣陣的波瀾。

泰華文壇，近年來呈現出奇的死寂，只靠極少數的筆耕者艱難地支持着，才不至於完全停頓。

沈牧兄就是現階段泰華文壇的年青鬥士之一，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」是他的座右銘。他以堅毅不懈的精神從事筆耕，十餘年如一日，他的辛勤勞作對泰華文壇確有一定的貢獻，是泰華一位難得的文藝工作者。

「泰國現代名家短篇小說選」是沈牧兄繼他在五年前出版的「羔羊淚」之後的另一個集子。在這個集子中，很明顯的可看到作者的文藝修養已大大的提高，各方面也比前更趨成熟了。

有些錯覺者，總認為翻譯比創作來得容易，有些人竟抱着輕視譯作的態度，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。譯作除了跟創作同樣必具有故事（內容）及人物等外，還具有促進兩國間文化交流的任務，所以；譯作是幾可與創作具有同等的價值的。至於翻譯出來的東西是否對讀者有所裨益，那當然和創作一樣的要由作者去細心選擇而由讀者去作批判了。

這個集子是由作者經過三、四年的時間選譯出來的，是好是壞，相信讀者看後自有明確的批判的。

在這個集子裏，讀者當可看到泰國的近貌，泰國的文壇，雖仍然是充滿着差強人意的作品，但在這動盪的年代，能有如這集子中的東西可讀，那確是令人有難能可貴之感了。

願沈牧兄繼這集子出版之後，更加為促進中泰文化交流而努力，同時，願泰華文藝工作者因本書的出版而加強信心，為繁榮泰華文壇而努力。

陳川 一九六八年七月於曼谷

目錄

序

央老頭絕食·····	瑪納·曾榮·····	一
他祇是唉屏·····	他隆·塞他鐵·····	一九
殺女兒的爸爸·····	初·盛平·····	三三
不願爲病黎服務的醫生·····	坤那兀·····	四三
好人的世界·····	廉英·····	五五
獻給我最敬愛的作家·····	帕功·披美眞拉·····	六二
魅鬼·····	隆·臘蒂旺·····	八二
萬世師表·····	羅·越他那·····	九五
醜惡的靈魂·····	陌·沙拉兀·····	一〇七

冷暖人間·····	育通·唐丑邁·····	一一九
花圈裏的生命·····	彼猜·叻打納巴貼·····	一三七
他賺死人食·····	洛·亮通·····	一五七
陽光照不到的一面·····	頌知·····	一六三
崇高的靈魂·····	暖·尼蘭隆·····	一七二
可敬的貝老師·····	乍勒·沖蒲蓬·····	一八八

後記

央老頭絕食

瑪納·會榮

它是沒有經過任何人去裝飾、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！

那一帶的田野，充滿着美麗的田壟、田溝和金黃色的稻稈。距離那快車不願停歇的小火車站約莫二三公里的地方，那裏有着愛情、犧牲，有着摯誠的友愛和愁苦。那裏的氣候、環境，最適宜於調養身體，使之迅速恢復健康。茂密的林蔭裏，充滿着吱吱喳喳的鳥聲。在我們的頭上，有着各種奇異的飛禽，包括翱翔在最美麗、蔚藍色的天空的老鷗！

在竹叢的下面，躺着一個像木段般的男子，他爲了抗議這小小村莊裏的某些事物，已絕食了兩日兩夜而顯得形容憔悴。這個村莊裏，擠滿着不大有什麼事業基礎的人。他們除了適度地耕作田園，祇夠餬口而已，沒有餘糧可賣給別人。而且男人們大都依賴妻子每天挑東西出外沿街叫賣，賺取微利，俾維持一家的生計。

「去看央老頭絕食呀！」孩子們四處喧嚷，互傳消息。

「央老頭已絕食兩天了，今天是第三天！」

大人們圍攏在一起談論着這件事情。

「他真的絕食嗎？抑或已在暗中偷食了——」乃民問起來。

「真的絕食呀，民哥。如有假天誅我！」另一個人回答。

那天清早，去觀看央老頭絕食的人途爲之塞！他祇有一條鋪在地面上以供睡覺用的水布而已。一段小木頭準作枕頭，在他身邊備有一個盛着雨水，供口渴時飲用的竹筒。柔和的晨曦，照射在他那瘦削蒼白的臉龐上。雖然人們把他緊緊地圍攏住，他還是不理會一切，寂然地躺着。——除了他那最後的願望！

「餓嗎？央叔。」亞謎問。

「哎呀，怎可亂發問！——」乃民顯出極其討厭地斥責。

圍觀的人議論紛紛。在這當兒，一個威風凜凜的老漢排開人羣走進來。

「區長來了！」一個孩子嚷道。

區長大人那高大的軀體，十足顯出曾有過好馬人物的史蹟。他手提柺杖一路帶頭而來，後面跟着警署長、村長和民校的教師。他們排開那些圍觀絕食抗議妻子和岳母的央老頭的羣衆，停步在他面前。央老頭躺在地上，正頻頻眨眼瞧着兩三隻盤旋在天空的鳥兒，那是巨大的鳥類，黑色，喉下有一塊又紅又長、像吐綬雞一樣的肉塊。他茫然地、毫無冀

圖地瞪視着那些鳥兒！

「央！」區長大人憐愛地直呼他的名字。

他沒有理睬，連喊自己名字的聲音都沒有聽見。

「他究竟已絕食了幾天？」區長大人問道：「他的耳朵才完全聾去，竟連我的聲音亦沒有聽見……央，……埃央很餓嗎？爲了什麼事才到這裏來絕食？你知道嗎，這裏是公眾場所？你擾亂此地村民們的安寧！——」

「這裏是仁老頭的田地，不是公眾場所！」絕食的央老頭，發出嘶啞的聲音說：「而且，我躺在這裏，亦不會阻礙着誰的交通；馬還能跑，自由車還能騎，就是牛車亦能經過！我並非像曼谷那樣爲了抗議政府而絕食，我的絕食是爲了向我的家庭抗議，而且我是反對派中孤伶伶地單獨一個人！——」

「理由？」越隆皆爹學校的丘沙愚提詢。

「沙愚老師——」他第一次瞧着丘沙愚的臉說：「理由嗎？就是因大多數意見都站在我妻子和岳母的一邊，我不論說甚麼話，都被擊敗得十分糟糕，因爲意見佔多的，完全屬於她們！」

「你詳細地講述吧！——」彭區長緩緩地說。

「講給區長聽吧，央；然後我們將給你主持最清白的公道。」

「從前，我們的家庭是過着幸福安寧的生活。」他咬緊牙斷地說：「可是，現在我們已沒有那種幸福和安寧了，打從我的女兒結婚——」

「對的！跟副縣長通眉結婚。」村長點頭地說。

「他除了樣子漂亮外，還身居高位，有權有勢，做副縣長時還年青，而且在最近有希望晉昇三等官階。當通眉副縣長到我家裏來住，一切事物都完全改觀。比方說飯菜、衣服和抑他母里康^①等用物，我一點都沒有受到關心。發言的自由被剝奪，甚麼話都不能說，她認為我妒忌她的女婿！每一件食物，都必須備給她那高貴的女婿先吃，剩下來的殘羹冷飯，她們才願分給我。譬如從市上買來一隻雞，雞肉和內臟必定完全放在女婿的盤裏，一直來我總分配到雞的三個部位，即頸、翅和爪。當我提出抗議時，哎呀！岳母猛跳進來幫着我的妻子，甚且還有妻姨妻舅等一大羣。她們七嘴八舌地亂罵着我，說我不願工作，祇顧飲酒而已；三餐又要吃好好的東西！——」他把憤火吞下喉嚨裏，然後繼續說下去：「犁田的季節誰犁？播種的季節誰播？牛羣誰餵？我必須荷耙荷犁走到跟離家裏幾及二公里的地方去耕田。有時由於疲憊過度不能走路，只得在田野間蓋上草棚暫宿，這樣能夠說我沒有做工嗎？不錯，飲酒的原因是因為不知道要用什麼法子跟我家裏的成員——我的妻姨、

妻舅、岳母和我的妻子等鬥爭！至於我的岳父，則祇有微笑地聲明保守中立。不知是列寧或誰曾說道：政治家是不能中立的。真的嗎，沙愚老師？像我們看打拳或足球，試保持着中立的態度去看，是否能夠保持得住？不能的！不是此方便是彼方。結果，我那樣狗驚貓般懼怕岳母的岳父，終於傾倒向我妻和我女婿的那一方，完全是第二類！對於我所說的話，則從此失去了作用，結果，終於變成孤伶伶的一顆爛蒜頭！……」

「噢！你亦懂得跟人家談列寧嗎？」區長問。

央老頭立刻朝着丘沙愚指去。

「是沙愚老師說的。」他的聲音微弱而抖動。

「噢，哎呀！——我說我只是從報上讀到政治家是不能保守中立的消息而已。」

「你吃飯吧，——央！」區長放鬆着聲音說：「在病魔未像政治滲透一般滲進體內之前，好好地補養身體，在曼谷是要拘捕的！你試去跟摩訶強借報紙來看，你才能知道絕食造反的事。不過，我還不想跟你為難啦。」

「拘捕吧，區長大人！」他張大眼睛高聲喊：「請把我捉去吧，我才能擺脫我家庭裏

①「抑他母里康」：泰語譯音，僧人修行中必備之八物：法衣、禦寒外套、鉢、剃刀、剪指甲剪刀、針、腰帶及濾水竹筒。

像岳父、岳母，視女婿如神仙的妻子和妻姨、妻舅，這班投給我輕鱗眼光，視我如路邊野狗的瘋子，如果區長來捉我，我就必須說，像皇室火葬場①的人們那樣說。如果他們准許我發言，在農村裏，我就必須使用我的權利，使用我的言論，以及使用我的自由！因為我繳納稅款，抽一枝煙要稅，飲一杯酒亦要稅……」

「把你家庭裏的事拿去張揚！」畢村長大笑。

「不只是我家庭裏的事，我將把整個村莊裏的事拿去講！」他微微地笑着說：「例如區長把那年青的女犯人捉到家裏去宿夜——」

「噢！埃央！」彭區長大吃一驚地喊道：「不要胡言亂說呀，埃央！」

「畢村長爲後盾，讓埃育設賭館，然後等着坐收漁利……」

「噢！埃央侮鱗我——」畢村長十分憤恨地喊出聲來。

「沙愚老師把那些從衆村民募捐得來，說道要作爲增添桌椅之用的錢，——拿去喝酒宴請朋友？」

「哎呀，央哥怎可以亂說？——去查賬簿看吧！」丘沙愚面紅耳赤，他十分痛恨央老頭當衆把他的祕密揭開！

「如果你再胡說八道，我將按照法律把你拘捕！」區長高聲喝斥，一面把忿怒的情緒

壓制住，然後溫柔地撫慰道：「你暫到任何一個地方去休養，到你的朋友處亦行，我將盡力調解，使你家庭裏的成員，轉過來給你充分的公道！」

「非等到區長給我調理清楚，我絕對不願離開！」

央老頭那固執和認真的發言，使充滿着同情心的每一個人，都產生反感。

「多麼不該呀，來跟我們作對！」畢村長邊呢喃邊跟着區長回去。

夜深了，田野裏的風和山風，不停地吹來。那赤糖色乾枯的竹葉飄落遍地，有幾片落在央老頭那蓬鬆的亂髮上。在晚上，他將聽見那躲到田壟裏去捉田鼠吃的貓頭鷹的嘲笑聲，他聽見周遭都充滿着揶揄的聲音！

「你愚蠢，你十分愚蠢！居然拿竹片去搗！」

他驚地坐起身來，他不會愚蠢的，——不會太過愚蠢！他聽見人的腳步聲，——不是那乘着萬籟俱寂、躡足前來侵襲的獸步聲。終於，一團黑影出現在他身邊的竹叢中。

「央哥，——睡着覺嗎？」他聽見女人輕輕的喚問聲。

「睡什麼鬼覺！——啊，得到什麼東西來呢，然？」他清晰地問。

「有牛乳，——有伊慘的乳，有伊曲的乳；伊曲的乳剛剛濃郁可口！還有這些——飯。我已加上經①湯了，趕快吃吧，等下它將發霉。」

「家裏情形怎樣呢，然？」他問：「至於我，一定不願再回去。你先把牛乳遞給我，——風正要颳了，坐近前來一點吧，然。現在，我祇看在你一個人而已，要不然，我的性命一定不能延續下去！你試把娘金的事講一些兒給我聽吧，儘管怎樣她總是我的妻子，而且已有一個亭亭玉立的女兒了！娘金她怎樣說呢？」

「她說：他是不會真的絕食呀！如果真的絕食，我就禱祝他儘快死去更好！——而且妓②金每天都備有青果和三牲到佛寺裏去奉獻給僧人。」

他在黑暗中咬牙切齒。

「宗教外之狗！」他忿怒地喊道：「僧人將永久地出家下去！——」

「那麼，他們的那個副縣長呢？」他繼續詢問。

「亦正在跟妓功的妹子妓解糾纏不清！」

「哼，家庭！」他歎息地說：「已獲得姐姐了，還要侵佔妻姨，若是我的親生女兒而非養女，哼，我一定把埃眉殺掉！」

「不要去管他們，央哥。吃飯吧！你已整天沒有吃了。盡量吃吧！噢，我想以後在白

天裏，我要裝作拿水來給你，然後把伊曲的乳裝進裏面，哥接過手後，趕快喝下去，可能沒有誰注意到裏面是水或是乳……」

「給我加上兩個雞蛋吧，那大眼雞的蛋生在木堆下面。」他說罷，伸手到然的背後，把她摟住，然後在她的臉上亂吻：「不管我這次革命是否成功，我倆一定要遠走高飛，共同過着幸福的生活。只是，我的岳母她究竟怎樣說呢？」

「她詛咒你快死！她說像哥這樣的人，縱活下去亦祇有壓重地球！」

「岳父怎樣說？」他繼續問。

「卜伯走去跟畢村長磋商，他說爲什不以叛反的罪名拘捕，因爲曼谷還拘捕呢！」

「今晚你要跟哥睡在一起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要，等下給人家撞見！」

「沒有誰要來的！好吧？稍後一點我把你叫醒——」

金銀色的晨曦把他推醒，那吱吱喳喳，責罵他愚蠢和滿腦子紙屑般的鳥聲，此刻，已不是揶揄的聲音了，而成爲悅耳動聽的歌聲，好像那時刻，他的心房充滿着音樂的聲音！

①「經」：泰羹湯，由肉類、菜類或魚類與辣料煮成者甚可口。

②「娘、掖」：泰語譯音，在這裏，一般都是對女人的稱謂，正像對男人稱「乃、菩」一樣。

如果 he 會唱歌，他一定輕輕兒地哼着了。他瞧見還存有半竹筒牛乳，於是一口喝盡，接着把竹筒洗淨，然後依舊把身體倒臥下去。

除了早已有孩子們到來圍着瞧他之外，大人們亦由於可憐和同情心的驅使，而相繼地趕來。他們還瞧不見央有甚麼法子可以把家裏的成員驅逐。駐在區裏的醫生，亦到來看他，並把那融化在水裏的藥散遞給他吃。可是，央老頭一口拒絕！

「我絕對不願吃甚麼藥！」他答：「直到她們家裏那羣成員消滅淨盡！」

「那是不會成功的！」——屋子是她們的，我們要把她們從家裏驅逐出去，是不能達到的！」

「它一定會達到的！」他依然固執已見。

醫生把手伸過來，捉住他的手腕，然後喃喃地數着——因沒有鐘錶。

「你的脈膊十分虛弱。」他說。

「管它吧，醫生。我已完全不留戀這生命了！」

「今天，我派的人要到這裏來講話。」他疲憊地說：「起初，本想去城裏租一架擴音機，可是，當知道他們禁止時，只得提高喉嚨大聲嚷。」

「要講什麼話？」醫生仁慈地邊說邊伸手去摸觸他的臉頰：「說不定今天要生病，晚